

華裔孩子在美國考大學的經歷 令人疼心

美國頂尖大學的錄取規則,近些年來一直被飽受詬病:不公開、不透明、讓人摸不清的遊戲規則,更重要的是,學生的種族問題總是隱隱跟錄取率掛鉤。這個沒有明文規定的潛規則,讓無數辛苦努力申請,卻次次失望而歸的學生和家長們備受折磨。

特別是,非常看中成績的亞裔家庭。去年,一部拍攝亞裔升學紀錄片橫空出世,影片在年初的聖丹斯電影節上首映後立刻引起了熱烈反響。該紀錄片不僅獲得了衆多獎項的提名,且把頂尖大學錄取中“是否涉及種族傾向”這個敏感問題,再次拋了出來。

《Try Harder!》這部電影由 Debbie Lum 執導,鏡頭對準了加州著名的公立高中 Lowell Public High School 的一群即將申請大學的高中生們。這是加州灣區排名第一的公立高中,學校里大部分孩子都來自亞裔家庭。

學生對學校的評價
“來到這裡才發現,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跟我朋友其他上的高中比,我們學校就像個監獄。”

“每次上課就能感覺到,大家對上好大學有多么渴望”
“Lowell 高中根本就是虎媽的集中營”
“我朋友說,我上的是亞裔精英學校”
“這裡是終極自信粉碎機”
“這里,是最好的。”

過去 15 年,美國頂尖大學的錄取率已經下滑了超過 50%。

每年,全美各個頂尖高校都會來這裡招生,由於錄取人數有限,他們即是朋友也是對手。

爲了有限的名額,這些孩子不得不從高一開始,就進入了瘋狂的競爭模式。

斯坦福,是這裡很多孩子的夢想。然而,斯坦福是全美錄取率最低的大學之一,錄取率僅爲 4.4%。而每年斯坦福從 Lowell 高中招生的人數少之又少。

學校里流傳着一種說法,斯坦福“好像不喜歡 Lowell 高中的學生,認爲我們是唸書機器”。

斯坦福的招生官曾暗示,在他們眼里,Lowell 高中的學生只會機械的背誦,然後在考試的時候吐出來。

2020 年,有學生當場問招生官:“爲什麼我們學校的學生斯坦福的通過率這麼低?”

“是因為我們都是亞洲人嗎?”

斯坦福的招生官回應道,“如果你喜歡你們學校的學生都像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請舉手。”

全場鴉雀無聲。



頗有經驗的老師也不斷跟學生們強調,試着把目光從斯坦福移開,申不進去可以試試別的。

“看看這些常春藤盟校,你有時候發現即使你條件都符合了你也進不去,因爲,在很多情況下,這和一個叫種族的小問題有關。”

影片記錄了幾個孩子申請大學的過程,酸甜苦辣,五味雜陳。

這里,有相當典型的,來自虎媽類華裔家庭的 Alvan。從生活瑣碎到報考志願的選擇,從吃啥穿啥到宿舍被褥的安排,媽媽無一不要操心。

有來自開明華裔家庭的 Ian,祖輩是最早來美打拼的中國人,家人世代都住在灣區,父母也都畢業于 Lowell 高中。因爲吃過上學的苦,所以媽媽更希望兒子去社區大學,“希望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有目標明確的 Sophia,父母來自中國,打的一手好網球,參加豐富的課外活動,在別人都廣撒網的同時,她只申請了 11 所大學。她希望大學能幫她跳出華人圈子,接觸到更多種族的同學。

每個人的結局,也非常有意思。Alvan 遭到了所有常春藤學校的拒絕。最後去了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Ian 後來被埃默里大學牛津學院錄取。他說,他覺得媽媽對他最大的幫助,就是當他轉過身時,讓他看到他還有別的可能性。

Sophia,上了哈佛、哥倫比亞、布朗的候補名單,後被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 UCLA 錄取,她最終去了 UCLA。

此外,影片還拍攝了兩個非亞裔學生的申

請經歷。

一位是混血女生 Rachael,來自離異家庭,媽媽是非裔美國人,爸爸是白人。媽媽也是一位性格頗爲強勢的虎媽。母女倆多年來相依爲命。

Rachael 非常爭氣,8 所常春藤盟校里,有四所把她列入了候補名單,她接到了兩所的 offer,最後選擇去了布朗大學。

但這樣的優秀,同樣因爲種族問題受到了質疑。

有一個孩子當着她的面說,你能被錄取是因爲你是非裔。

對於這種看法,Rachael 清醒的表示,她認爲是自己的努力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績,跟膚色沒有關係。她也不想看到,本該像她一樣被錄取的亞裔學生,卻沒有被錄取,就因爲他們的種族。

另一個孩子 Shea 是白人,同樣來自離異家庭。他是唯二的兩名在上 AP Physics 課的低年級學生。

影片拍攝途中他被房東趕出了家門,因爲他爸爸吸毒。媽媽住在另一個城市,而他爲了進這所學校,他必須搬來跟爸爸住,否則入學就不符合規定,但他覺得這樣的辛苦是值得的。

他每三到四天見一次他的爸爸,基本都是自己照顧自己,一個人吃飯一個人看書。

拍攝的過程持續了一年多,Shea 肉眼可見的改變了。

在拍攝最開始,他雄心壯志地表示,自己必須要到頂尖的大學,“否則我的夢想將無法實現。”

而在後期,他平靜的表示,自己已經放棄了對名校的執着,其實真正的成功,是在哪所學校都能找到自己的閃光點。

他也是五位主角中,唯一一個被斯坦福成功錄取的孩子。

紀錄片里還有一個始終活在別人口中的天才學霸 Jonathan chu, 大家口中的他都是神一樣的人物,會拉小提琴,平均績點 4.7,情商還很高。

有學生爆料,他曾經故意在生物測試中考了零分,因爲這樣他就可以在補考中拿 A 來幫忙降低成績曲線(通俗一點講就是讓班里其他同學的成績別顯得太差)....

老師批試卷的時候批到 Jonathan : “他得了 100,我怎么一點都不驚訝,下次我出得再難一點。”

他被哈佛和斯坦福同時錄取。最後選擇了去哈佛。

有意思的是,導演並沒有放這個“別人的孩子”任何採訪片段,他的優秀只能在影片的一些角落里被捕捉。

也許是因爲他本身低調拒絕了採訪,也許導演認爲,比起這樣神級的天才型選手,不那么完美的普通學生,才更值得關注吧。

影片的最後,大部分的學生都沒有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大學,一位小姐姐無奈的說,我感覺努力了這麼久,結果進了一所不需要努力就能進的大學。

那干嘛還要這麼拼?接受採訪時很多孩子表示,這樣的錄取系統,會讓人感覺很無助。

眼見多年夢粹,卻搞不清自己哪里做對了,哪里做的不對,只能不斷 push 讓自己變得更優秀,希望在勝利的天平上多出那麼一點點的機會。

而更痛苦的莫過於,看到跟自己相似的同學,甚至不如自己的同學,卻被夢想院校錄取了。

不能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定義自己,真的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

其實,遺憾和不圓滿才是人生的常態,包括潛規則,包括“不公平”。

但缺口,也是出口啊。

重要的是,“在認清生活本質後,你是否能依然對生活,心存熱愛。”

你拼盡全力對着目標冲刺的決心、經歷失敗永不言棄的斗志、和面對失意坦然接受的勇氣,在以後的某個時刻,都是未來讓你成長蛻變的養分。

人生的賽道那麼長,其實所有的努力都不會白費。



哈佛大學招生歧視亞裔案 擇優錄取還是種族篩選？

作者 | 馬亮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爲了讓少數族裔特別是黑人、拉丁裔等有色人種的學生可以進入知名高等學府深造,美國很多頂尖大學在招生時採取了種族配額制或隱性篩選機制。但是,此舉卻讓亞裔學生乃至白人學生面臨招生歧視。特別是哈佛大學在招生過程中歧視亞裔學生的問題,更是受到廣泛關注。

與此同時,公立大學北卡羅來納大學也被起訴歧視亞裔和白人學生。最近,經歷了反反復復的漫長訴訟程序,美國最高法院將對此案做出裁決。

1 從平權運動到亞裔歧視

1960 年代,在黑人運動的推動下,美國通過了《平權法案》,旨在促進大學種族多元化,讓更多有色族裔學生可以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美國歷史上曾經發生多起嚴重的黑人歧視事件,黑人爲了爭取自身權益而組織起來,共同推動教育、就業、福利等政策的種族傾斜。

《平權法案》要求大學招生要考量種族因素,讓歷史上備受歧視的黑人、拉丁裔等有色人種得到適當偏袒,避免大學清一色的是白人。

吊詭的是,爲了反歧視而生的《平權法案》,卻導致了對其他少數族裔特別是亞裔學生的歧視。這種類似于種族配額制的招生做法,促使亞裔學生內部激烈競爭,他們要想取得精英大學的入學資格,往往需要取得比其他族裔學生高出許多的成績。

平權運動和多元化訴求導致亞裔學生面臨招生歧視,而白人學生在一些大學的入學名額也被擠壓。

哈佛大學是首屈一指的知名高校,在招生政策中歧視亞裔學生的問題也最受關注。同黑人、拉丁裔或白人學生相比,亞裔學生的學術成績更高,但他們獲得入學資格的條件也更高。

2014 年,針對哈佛大學在招生政策中歧視亞裔學生的問題,學生組織“公平入學”提起了訴訟,認爲強調種族多元化的招生程序,擠佔了

亞裔學生本應取得的人學資格。

《哈佛校報》(The Harvard Crimson)披露的數據顯示,2022 年獲得哈佛大學錄取資格的 1954 名本科生中,27.8%的是亞裔,比 2021 年的 27.2%略高,也高於 2020 年的 24.5%和 2019 年的 23.09%。與此同時,白人的比例從 2019 年的 50%一路下降,近三年依次爲 45.8%、39.7%和 40.4%。如果沒有針對亞裔學生的招生歧視,那麼亞裔學生比例可能會更高。

種族問題向來是黨派政治的關鍵議題,訴訟案的走向也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搖擺不定。在 2019 年和 2020 年的兩項法院裁決,均支持哈佛大學勝訴。特朗普在擔任總統時,支持司法部調查針對哈佛大學招生政策的訴訟。2021 年 12 月,拜登總統支持的最高法院則駁回了針對哈佛大學的訴訟。最近,這一訴訟又峰迴路轉,面臨新一輪的翻盤可能。

《紐約時報》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不要再讓亞裔成爲校園多元化的犧牲品了》,認爲現在到了拋棄平權運動和種族多元化的時候,不應繼續對亞裔學生進行招生歧視。該文認爲,當前對亞裔學生的歧視,就像 20 世紀初部分常春藤盟校對猶太學生的偏見一樣,只不過手法更加隱蔽罷了。更爲重要的是,這些打着改善高校多元化旗號的做法,恰恰造成對亞裔學生的歧視,最終可能反而會損害其所倡導的多元化和公平入學。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平權法案》的幫助下,黑人和拉丁裔學生取得了精英大學的更多人學資格,但他們如果能夠被其他大學錄取,順利完成學業並畢業的機會反而可能更大。也就是說,一些本適合進入其他大學的有色人種學生,因爲降低標準而進入精英大學,卻可能難以完成大學學術要求,甚至面臨輟學風險。

在《寒門子弟上大學:美國精英大學何以背棄貧困學生?》一書中,安東尼·亞伯拉罕·杰克就談到這一問題。作者是出身貧寒家庭的黑人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爲哈佛大學的助理教授。但是,他通過調查發現,“寒門難出貴子”,貧困學生在精英大學的錄取道路上歷盡艱辛;即便進入大學後,也難以真正融入大學的“富人俱樂部”。

2 爲何是亞裔學生？

之所以是亞裔學生,而不是其他族群遭受美國精英大學的招生歧視,同亞裔群體的人口特徵有很大關係。

美國著名移民和亞裔美國歷史學家、明尼蘇達大學移民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漪蓮 (Erika Lee) 出版的《亞裔美國的創生:一部歷史》一書,

追溯了美國華人移民和華裔美國人的歷史,認爲雖然“平權行動”旨在消除種族歧視,改善少數族裔在教育、就業等領域的代表性;但是,對於亞裔而言,它卻帶來了始料未及的負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因爲中美關係緊張,近些年來針對華裔美國人的反移民情緒和行動日益增大。

亞裔學生普遍被認爲學術成績優秀,但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教授李智英 (Jennifer Lee) 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和亞美研究學教授周敏合著的《美國亞裔成就的悖論》一書則發現,雖然美國華裔和越南裔青少年取得了非凡的教育成就,但他們在步入職場和社會時面臨嚴峻挑戰。她們認爲,亞裔美國人的成功,很難通過文化論和種族優劣論來解釋,而主要同美國的國際移民篩選機制有關。

她們指出,儒家文化、虎媽式家教和刻苦耐勞等帶有華裔特色的族裔文化因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美國對亞裔移民超級嚴苛的篩選機制,即能夠成功移民美國的亞裔群體本身就很優秀,因而在社會流動時享有起點優勢。但是,亞裔群體的整體優秀也使美國社會對其產生了不切實際的刻板印象,認爲他們都是聰明好學的優等生,並抬高乃至扭曲了他們對亞裔的期望。這種社會期望就像一把雙刃劍,既使亞裔群體備受關注,也使他們在教育 and 職業發展等方面面臨壁壘。

2021 年 3 月,周敏教授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華裔美國人不能被誤認爲“外來寄居者”或“永久的外國人”,而應入鄉隨俗和融入美國社會文化,團結起來通過政治參與來爭取自身權益,並通過推動中美關係向好來改善自身處境。

針對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招生歧視進行訴訟,反映了亞裔群體在維護自身權利而採取實際行動。

3 擇優錄取還是種族配額？

在擇優錄取和公平起見之間,高等教育一直搖擺不定,精英大學更是難以取捨。

一方面,頂尖大學追求學術卓越,需要優中選優並公平競爭,如此才能維持和提陞學術水準。另一方面,不同族裔的經濟社會狀況差異較大,需要通過某種政策來使社會弱勢群體也能夠進入精英大學。在招生過程中考慮種族因素,就成爲大學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間矛盾的不二

法門。

但是,同基于種族的篩選相比,更加重要的是關注事實上的弱勢群體,而不是依據種族或膚色等標籤進行遴選。

即便是亞裔學生群體內部,也存在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而基于種族的招生政策自然會傷及無辜,甚至可能加劇本已嚴重的貧富差距和社會公平。

比如,哈佛大學近些年的新生調查都顯示,學生家庭的年均收入整體高於社會平均水平,學生父母就讀于哈佛大學的傳承錄取比例也有所上昇。換句話說,考慮種族因素的招生政策,並沒有讓更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可以進入哈佛大學,而寒門弟子“鯉魚跳龍門”就更加困難重重了。

與此同時,無論是整個社會還是大學本身,多元化並不是越高越好,而是適度爲之。奧戴德·蓋勒在《人類之旅:財富與不平等的起源》一書中就指出,人類社會的人口多樣性同經濟發展和社會繁榮之間的關係是非線性的,太低或太高的多樣性都不利于社會進步,只有適度的多樣性才能維持社會繁榮。

特別是對本已非常多元化的美國社會來說,在大學招生過程中刻意強調和追求多元化,反而可能是得不償失和適得其反的。

高等教育入學,特別是頂尖大學招生的公平問題,是全世界都面臨的共性挑戰。高考制度一

直被認爲是中國最公平的招生政策,但城鄉差異、高考加分、高考移民等問題也受到爭議。針對少數民族、偏遠鄉村地區等的高考加分和傾斜政策,有利于保障教育公平,但也讓一些人鑽政策空子,並導致高考招生政策的執行偏差。

今年 9 月,教育部召開新聞發佈會,指出近些年來清理和規範高考加分,目前已取消 5 類全國性高考加分項目,並逐步取消 95 類地方性加分項目。在少數民族加分方面,高考也在逐步完善,使其朝着公平、規範和精準的方向發展,避免高考加分的濫用、泛化和無序。

隨着人口流動、教育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未來涉及高考招生的公平問題,也可能會成爲社會日益關注的熱點問題。在高等教育入學政策方面未雨綢繆和提前規劃,避免被動響應和積重難返,不失爲教育部門的可取之道。

